

不甚佳，或由於粉墨生涯，受鉛毒侵蝕所致。溥洸於雪，愛護備至，雪入室脫外套，爲之捧持，出外時又助其穿着，頗示殷勤。雪本天主教徒，溥洸家居至爲之戒食豬肉。兩人課餘常雙携散步

街衢，形影不離，惟雪母常同行，作三河老媽裝束，着藍布襖褲，繖足伶仃，不隨兩人後，相形之下，頗不雅觀。日人好奇，輒指點以爲談論之資。筆者素有皮黃之嗜，但不參加票房，亦不

請說戲師傅，偶或粉墨登場，以意爲之，遣與爲之，遣與而已，人有問及師承者，則笑而答之曰：「不才當年，與雪艷親王有同門之雅！」

(完)

五百完人史詩三篇

喬家才

片山亘子東瀛節婦

去年有一位名叫片山亘子的日本婦人，爲了達成丈夫的遺言，送她的兒子徐毅平回祖國升學，來了臺灣，報章雜誌上曾經報導過。片山亘子於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三月十六日，在太原市和青島市人徐端（字子正）結婚，由梁化之（敦厚）證婚。徐端是山西省政府統計處處長兼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處長，在梁化之領導之下，負責太原的防諜肅奸工作，保衛太原的安全。他是太原五百完人中的第二號人物。

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十月間，太原遣送日俘日僑回國，片山亘子也被遣送回去。她是日本岡山縣和氣郡伊部町大字浦伊部南片山篠作的女兒，當時她祇有三十四歲。她回國以後，和她

的丈夫徐端常有書信來往。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十月十二日徐端寫給她的一封信上，有幾句話，使她非常感動，終身難忘。信上說：「……自七月以來，天天在砲聲中生活，今天我寫這信的時候，正是在太原的四十里以外，和共匪作戰。……如果我不能忘記你們；我若不幸死了，希望你好好的教育毅平，不要叫他忘了他的祖國和在祖國的父親。」後來戰線越來越縮小，太原圍城日緊，通訊困難。也許是徐端的工作太忙，正同敵人作殊死戰，顧不上寫信吧；片山亘子以後再沒有接到她丈夫的信，前面的那封信就成了徐端對他愛妻的最後遺言。她遵照丈夫的遺言，教育她的孩子徐毅平不要忘了祖國，不讓他轉入日本國籍，保留着中國人的身份，並決定等他長大成，送回中國。

片山亘子現在已經是四十八歲的中年婦人了，她爲僅僅同居過十九個月的丈夫守節，教養遺孤，轉瞬二十四個年頭。當她違反日本的時候，她的兒子還不滿一週歲，背在她的背上，擠在遣送回日本的人羣當中，離開她的丈夫，雖說生離，實際上就等於死別。這位貞節的日本婦人，爲紀念她壯烈成仁的丈夫，已經改名爲徐陶有華。三年前，她還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仁的經過，不過，多年來得不到他的音信，一定是不在人世了。看看孩子快要大學畢業，他既是中國人，大學畢業後，就必須把他送回祖國。於是，徐陶有華給我們的立法院黃國書院長來了一封信，說明她和徐毅平的身世，探聽有關她丈夫的消息。從此以後，他就和立法院的王志賢秘書取得聯繫。去年她回國兩次，頭一次回國，看看國內的情形，第

二次送她的兒子徐毅平回國深造。兩次回國，都是住在徐端的好朋友立法委員孫慧西委員家中。徐毅平現在正在學習國文，準備暑假以後，入研究院，修碩士學位。

徐端和片山亘子這一對非常偉大的夫婦，是真正從偉大深厚的中國文化薰陶之下，孕育出來的典型烈士節婦，值得我們崇敬，也值得社會上來表揚，因此我爲「中外雜誌」所撰的這一特稿，首先便提起她來。徐端原來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的工作同志，於七七事變後，到了太原，參加了第二戰區的抗戰行列。最初在十六師擔任政訓工作，因爲能力強，長於寫作和組織，工作表現特別好，不久，調到戰區長官司令部政治部，從事宣傳和民運工作。新四軍叛變後，共產黨對第二戰區滲透破壞，不遺餘力。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閻百川先生命梁化之組織「流動工作隊」，防止共產黨在各縣破壞和活動。

梁化之壯烈殉國記

梁化之很賞識徐端，認爲他能埋頭苦幹，對工作很有辦法，是一位理想的幹部，邀他參加流動工作隊，從此成爲梁化之最得力的助手，最信賴的幹部。抗戰勝利以後，閻錫山先生爲加強太原的防衛工作，成立特種警憲指揮處，初以梁化之爲處長，徐端爲副處長代行處長職務，展開防諜肅奸工作。他對這一項工作，很感興趣，做得非常認真徹底。共產黨派進太原城裏的滲透偽裝分子，一批緊接着一批，都被徐端一批又一批地破獲了。所以，太原雖在共產黨四面圍攻擊的

情況下，匪諜在太原城裏起不了絲毫作用。一直到太原城被擊破以前，城裏仍然安如磐石，都是徐端努力工作的效果。

特種警憲指揮處在精營西邊街大樓辦公，敵軍攻入太原，徐端率所部依院牆工事，從事抵抗，敵人的攻擊隊伍不能接近。最後彈藥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徐端和他的副處長蘭風，秘書主任范養德，秘書張劍、陳鳳岐、張寶寅等三百多人集體自殺，並且縱火焚樓。他們成仁的壯烈情形，比田橫五百壯士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領導太原五百完人成仁，寫下歷史上可歌可泣，光芒萬丈，壯烈無比的前山西省政府代理主席梁化之（敦厚），當太原城破，激烈巷戰，快接近太原綏靖公署的時候，他正在綏署鐘樓。他看看時間已經無多，很從容地走下地下室，去看在在那裏的薄右丞、李冠洋、續如輯、白志沂、楊貞吉等人（這些人沒有勇氣去死，但被共產黨捉去以後，除李冠洋外，其餘四個人，都被處死了）。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攜帶着一包毒藥，準備成仁用的。化之笑着對他們說道：「我看已經到時候了，可以行動了！我要走了，諸位願者都來。」說完，走出地下室，親眼看見國大代表山西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已經服過毒倒下去，他照着堆上乾柴，澆上汽油，開始火化。因爲閻錫山先生曾經交代過他們：「活着不做俘虜，屍體不和共匪相見。」他要做得非常徹底，回頭命令跟隨他的副官白光榮，準備燃燒他自己需要的柴油，仰藥而死。大概燃燒閻慧卿時，汽油用多了，等到白副官火化他的時候，汽油不够充足，少

了一些。結果，有一塊大腿骨沒有燒成灰，還有一方水晶圖章沒有燒掉，事後被敵人檢獲，證明他的確成仁了。

共產黨最恨梁化之，因爲他是共產黨的死對頭，是共產黨的剋星。可是也有些人，很不諒解他。抗戰開始時，閻先生爲了加強抗戰力量，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，容納了一部分共產黨分子薄一波、戎伍勝、張文昂、韓鈞等人，並且由他們組織新軍，成立了四十個團。由於犧盟會由化之負責，等到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冬天，新軍叛變，化之就成了大家攻擊的目標。其實，他不過是執行閻先生的決策，代替閻先生負責罷了。骨子裏，他同共產黨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他太能幹了，共產黨怕他，也恨他，在犧盟會整天鬧磨擦。共產黨要叛變，誰也阻止不了，怎麼能怪梁化之呢？

我同化之兄可說是道義之交，我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差不多，個性也很接近。化之短小精幹，身體結實，精力充沛，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時，不眠不息，滿不在乎。化之的個性豪爽，對人誠懇，沒有半點做作，說一不二，敢作敢爲。化之辯才無礙，侃侃而談，令人折服。化之的酒量够得上海量，又會豁拳，一斤汾酒落肚，面不改色，若無其事。化之真正是一位優秀的革命幹部，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。

化之同我建交，是由現在臺北的國大代表李仲琳兄撮合的。說到我同第二戰區和化之發生關係，要從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我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的時候說起。有一天，第二戰區駐

西安的辦事處處長黃驢初到南四府街緝私處拜會我，寒暄過後，他說：「第二戰區運輸的東西，希望你們緝私處不檢查，不要過問。」

我覺得我的職責既然是緝私，不管物主是誰，是機關還是個人。祇要是不合規定，沒有免稅的憑證，不上稅，就應當查緝。現在居然有人跑到我的辦公處所，用很大的口氣，要我不要檢查，不要過問在運輸中的貨物，無異是侵犯我的職責，藐視國家的法令，這位辦事處處長辦事實在太欠考慮。我說：「你倒不如說要我滾蛋，不要幹這個緝私處長，還痛快些。一個緝私處處長答應人家，不檢查，不過問運輸中的貨物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」

戴公雨農引以為榮

黃驢初處長對我不高興，認為我不買他面子。是不是把這件事情報告閻先生，我不知道。我在太行山呆過整整兩年，深知戰區的艱苦困難情形，我對第二戰區的處境十分同情。後來，我到韓城視察工作，韓城查緝所所長梁怡亭，雲南講武堂畢業，在山西工作過多年，算是閻先生的舊部。我對他說：「現在黃河彼岸的抗戰部隊，祇剩下第二戰區閻先生的那些部隊了；仍然屹立在黃河彼岸的高級將領，也祇剩下閻先生一個人了。第二戰區的艱苦情形，不說也可以想像得到。韓城是第二戰區運輸車輛必經之地，他們運輸的物品，即使手續不太完備，最好還是不要找他們的麻煩。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很簡便的辦法，假如你接到有關第二戰區運輸隊通過的情報，知道

他們明明從西邊的路通過，最好你帶上你的查緝人員，虛張聲勢，跑到東邊的一條道路上去緝拿，放他們過去。你要知道，戰區的物資補給困難，少找他們的麻煩，就是增加了抗戰的力量。事實上，我查到第二戰區的貨物，他們會告到中央，我們不一定能打赢這場官司，費力不討好，反而增加山西和中央的隔閡。」

怡亭非常老練，我既然這樣囑咐他，他當然樂於這樣做。在我緝私處處長任內，我們沒有找過第二戰區的麻煩，也沒有留難過他們。

財政部緝私署原計畫在陝西緝私處下，設一個吉縣查緝所，因為所長人選問題，緝私署和山西協調不好，設所事一直擱置在那裏，沒有解決。我接任處長以後，覺得吉縣設立一個查緝所，對稅收不會有多大幫助，反而會增加第二戰區的許多麻煩，不如不設還好些。我向緝私署建議，取消吉縣設所的計畫，緝私署也採納了，這個久懸不得解決的問題，才算告一段落。大概因為這兩件事情的關係，閻先生和化之對我發生了一些好感。

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年）春天，我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總隊長，我覺得既然把晉字冠在這個番號的最前面，總和山西有些關係吧？所以我請李仲琳兄代表我去第二戰區，向閻先生請示工作，並和化之兄聯繫。一般人祇要擔負了中央的職務，就不把地方當局放在眼裏，有些人甚至還要製造摩擦，自鳴得意，以為革命。現在我是第一戰區的工作總隊，居然向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請示工作，閻先生非常高興，以為

我這個年青人還孺子可教。加以仲琳與化之係多年的朋友，遇事開誠相見。抗戰後，奉中央命令，在中條山督導黨務，對促進中央駐軍與地方關係，協調黨政軍團結，貢獻頗多。其忠於中央，愛護桑梓的表現，早為閻先生知悉。這一次代表我前往聯繫，完全是為了抗戰，出於至誠。因此，態度從容，言詞懇切，說得合情合理，公私兼顧，閻先生聽了，非常滿意。仲琳住在秋林（山西省黨部所在地），一方面做他的黨務工作，一方面作為我們的橋梁，關係搞得非常好。後來，軍統局派到平津工作的人員，或者運送到敵區的秘密電臺，經過第二戰區，閻先生和化之兄總是儘量幫忙，甚至派人送到太原，為我們開劈了一條通往平津華北的新交通路線。

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一月間，戴雨農先生來到西安，我把仲琳代表我到第二戰區接洽經過，以及閻先生和化之兄對我們工作協助的情形，向他報告，聽完，好像非常高興。當天下午四點鐘，戴先生召集在西安的重要幹部在玄風橋會報，席間他向大家宣佈：「多少年來，我對傅宜生，不知道幫過他多少忙，想不到他竟會對我們的工作，一再破壞。現在，連閻百川先生都對我們很好，儘量掩護我們進入華北敵後的人員和器材，我真引以為榮。」

蔣幹盜書弄巧成拙

我同化之兄雖然從三十三年起，就打了交道，可是一直到了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回太原，辦理漢奸案件，我們才第一次

見面。我在太原僅逗留了一個多月，工作非常順利，完全得力於化之支持和協助。

戴雨農先生是三月十七日由青島飛南京，因天氣惡劣，專機穿雲下降時撞山殉職。五月間，我由北平到南京，參加他的靈柩暫厝執紼，並準備赴美考察參觀。鄭介民先生要我提出一位妥當的人選，接替我在太原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的職務。我提出李仲琳兄和吳毅安兄，請他選擇。鄭先生要我陳述他們兩位詳細情形，聽完，他覺得仲琳不擔任這項職務，在太原所發生的效用，還要多些。所以，決定派吳毅安擔任太原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，歸國防部第二廳指揮。

共產黨可說是無孔不入，甚麼機會都要利用，絕不輕易放過去。他認定綏署第二處處長既然是中央派來的，不是閻先生的嫡系幹部，就容易離開挑撥，製造矛盾，加以利用。他們不知道吳毅安老成持重，非常識大體。他這一次回山西，除了本位工作，還要做些更有意義，更重要的工作，儘量消除山西和中央之間的隔閡。因此，共產黨的陰謀是枉費心機。他在太原工作了兩年多，親身經歷過共產黨所策畫的許多陰謀，有兩件事情相當曲折，值得一敘。

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中央要點驗山西的部隊，在那個時候，還沒有像現在的補給證制度，全國所有的部隊，都有缺額。太原綏署第一處擬定一項應付點驗的辦法，點驗時，調兵工廠的工人來頂替部隊的缺額，閻先生批以如擬。不料這一件公文居然由郵局寄給「本市綏署第二處處長毅安親啓」，他接到這件東西，非常奇怪，

一處的公文怎麼會原件寄給他呢？左思右想，越想覺得不對勁。很顯然，這件公文是被人偷出來的，想利用第二處，當做情報，報到國防部，好揭山西的瘡疤，讓國防部來整整山西。誰會幹這種勾當呢？除了共產黨，別人不會這樣幹。那麼第一處一定潛伏着共產黨，才會把公文偷出來，然後寄給他。毅安不敢遲慢，立刻去找第一處處長朱克儉。朱處長看見第一處的機密公文會跑到吳處長手裏，真是吃驚不小，趕緊核對信封上的筆跡，是一個勤務兵寫的。再追問那個勤務兵，是第一處雷副處長要他寫的。副處長要他寫，他不敢不寫。原來這位雷副處長的親哥哥在共產黨裏當師長，他自己也是個地道共產黨，想弄借刀殺人的把戲。智者千慮，尚有一失，假如他利用綏署以外的人寫這個信封，那麼朱處長核對筆跡，就不會有甚麼結果，也不會發現副處長就是偷盜文件的人，就是潛伏的匪諜。

另外一件事情，更為嚴重。共產黨也學周公瑾，要演一幕蔣幹盜書的好戲，來離間中央對山西的關係，來破壞梁化之的信譽，把他打下十八層地獄。三十六年毅安奉命赴南京受訓，國防部第二廳第六處處長左澤淦找他去研究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報。情報說某月某日梁化之到延安參加共產黨召開的某種會議，顯然是說梁化之是共產黨，至少也是同共產黨有所勾結，這個問題相當嚴重。又因為西安胡長官方面，這個時候也有情報，說山西方面和共產黨有聯繫，引起最高統帥的注意。某月某日正是農曆正月初四五，當時閻先生坐鎮汾陽孝義前線，親自指揮部隊與共產黨作

戰，打了一次很大的勝仗。太原各界為祝賀大捷，慰勞閻先生和前線的部隊，派代表去汾陽勞軍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山西支團書記郭鏡秋（澄）兄也是代表之一，剛好這個時候也在南京。於是毅安趕緊去找他，詢問當時的情況。

「今年正月初四五，你去汾陽勞軍，看見化之沒有？」吳毅安問郭鏡秋。

「我們到了汾陽，就是由化之負責招待的，不但看見過他，還在一塊兒吃過好幾次飯呢。」郭鏡秋很肯定地告訴吳毅安。毅安心想，梁化之沒有分身術，既然在汾陽負責招待勞軍團，怎麼會在同一時間又去延安開會呢？顯然這件情報是不可靠的，目的似在陷害化之。他堅決反對共產黨，却硬給他的頭上戴上一頂共產黨的帽子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吳毅安在黃埔的時候，同共產黨鬭爭過，了解共產黨的伎倆，他們的那一套手法，這一件情報，一定是共產黨製造的反奸計。

「左處長！」吳毅安去第二廳復命，先問左澤淦：「你的情報可靠嗎？」

「非常可靠。」左澤淦很肯定地回答。

「我剛才問過青年團山西支團郭書記長，你說的那個時間，正好他去汾陽前線慰勞閻先生和前線的部隊，就由梁化之負責招待他們。他不但親眼看到梁化之，並且在一塊兒吃過好幾次飯。梁化之沒有分身術，同一時間，既然在汾陽，怎麼會在延安開會呢？我的情報不但正確，而且郭書記長可以作證。如果我所報不實，我願接受最嚴厲的處分。」

「我查查再說。」經吳毅安這麼一說，左澤

淦無法不相信，呆了半天，才回答了這麼一句話。

後來左澤淦告訴吳毅安，原來他們第二廳派了一位工作同志，打進上海共產黨的一個機構，親眼看見延安打到上海的電報這樣說，他認為很重要，立刻報到第二廳。至於梁化之究竟去過延

安沒有，他就知道了。想不到，這是共產黨設下的圈套，有意要他當蔣幹，來陷害梁化之。幸而吳毅安在南京，折穿了西洋景，有人證，時間也是證據，證明它是假情報，才沒有上共產黨的當。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來，共產黨是怎樣害怕梁化之，怎樣痛恨梁化之，千方百計，用盡卑劣的手段來對付他，陷害他。

警察局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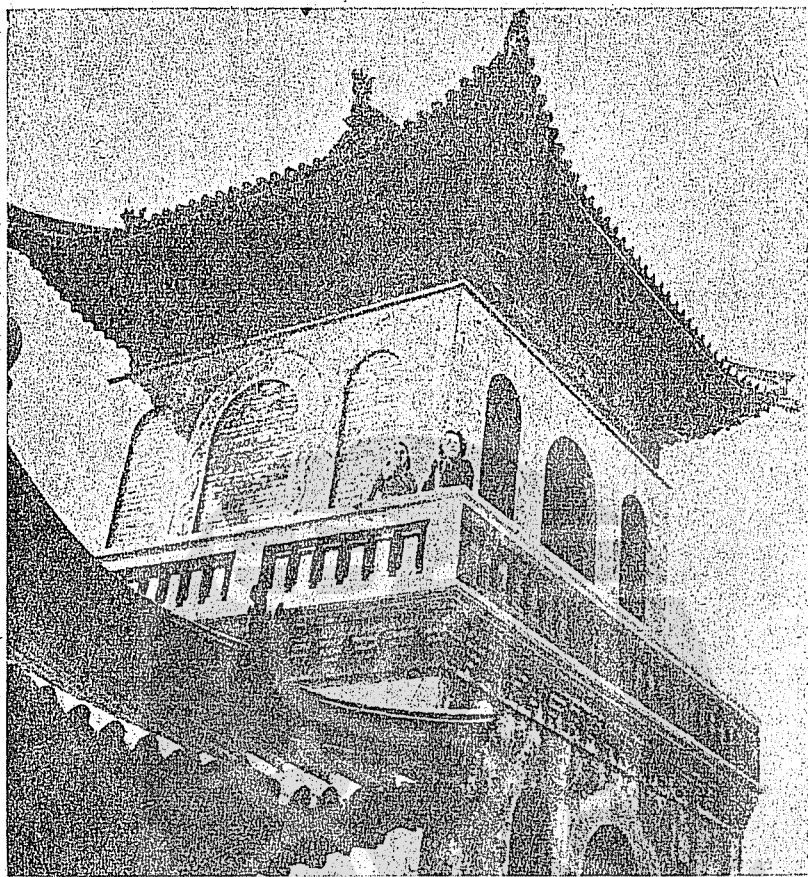
手戕愛妻

太原五百完人中的第三號人物是山西省會警察局局長師式之（則程）。式之性情沉着，不苟言笑，為人非常厚道，工作認真，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腳跡。我同式之共事，打交道，是在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一月間，我奉命回太原主持肅奸工

作，逮捕漢奸，交付國法審判。我回太原，祇帶了一位軍法官胡金波同志和重慶特警班的同學陳震、霍永康、劉鏡寰等十個人。人手不多，進行工作，非借重地方治安負責當局不可。我們準備進行逮捕的前一天下午三點鐘，在憲兵司令部開了一次肅奸會議，由化之兄主持，參加的人是憲兵司令樊潛之，省會警察局局長師式之，還有仲琳、梁怡亭和我。我們決定暫借憲兵司令部，設立一個肅奸臨時指揮所，由樊司令負責指揮一切，師局長副之。並將太原劃分十個區域，組織十個執行小組，每一小組由憲兵和警察各兩人組成，由一位憲兵隊長、警察巡官率領，配備一部卡車，負責一個區域內的逮捕工作。十二點鐘過後，開始行動，一夜之間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逮捕了四十多名漢奸，完成了這件任務。

式之兄很了解這次逮捕漢奸，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使命，是要對抗戰八年的全國民眾和萬世子孫有個交代。他認為警察有機會能夠參加逮捕漢奸的工作，是警察的無上光榮，非常高興，一定要幹得盡善盡美。開會時，式之沒有多講話。晚上他告訴我，他選擇執行逮捕任務的巡官和警察，非常認真慎重，不但要過去成績優良，而且必須思想和品性良好的才行。

執行小組出發前，化之講了話，也要我說幾句，我告訴他們：「遭受國法制裁的，是漢奸們本人，他們的家屬沒有罪。所以，執行逮捕工作時，對漢奸們的家屬不要為難，不要粗暴無禮，要客客氣氣。他們的丈夫或父親就要被你們捉走，你們應該對待他們有點同情心才對。他們家裏



太原經靖公署鐘樓，梁代主席化之成仁自焚處。



忠烈遺裔在臺所攝，自右至左，梁代主席之哲嗣安仁，山西省府統計處長徐端夫人片山亘子，梁安仁夫人暨徐處長哲嗣殺平。

的傢具財物，不准動一動。進門後，要先拿出逮捕令來讓他們看過，再把要逮捕的人帶走。」我們講完話，式之又對警察們一再叮嚀，必須遵照我們的指示行動，不得有絲毫錯誤。所以，逮捕時秋毫無犯，沒有出一點紕漏，完全得力於式之工作認真，絲毫不苟，我非常感激他。

式之走路，多少有點不尋常，原來他的腿部受過傷。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十一月九日太

原失守，式之任警察局第一分局長，他身穿警察制服，率領一部分警察隨同政府官員們，沿太原到汾陽的公路，向西撤退。他們奔波的非常疲憊，在一個晚上，被敵人包圍俘虜了。被俘虜後，受盡敵人的侮辱，被押在文水城裏。他覺得做俘虜非常恥辱，不是滋味，不死就得逃走。夜裏，乘敵人不注意的時候，溜走，從城牆上跳到城外。因為繩子斷了，跌傷腿骨，一步也不能行走，

不走無異等死。式之的毅力極強，忍痛往前爬。幸好遇見他的局員姚映川（鳳岐），背上他離開敵人的區域。從這件跳城的小事情，可以看出式之的奮鬥精神，是怎樣的堅強。

抗戰勝利後，師式之被任命為山西省會警察局局長，協助化之從事太原的防諜肅奸工作，不遺餘力，成爲化之最得力的助手。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四月二十四日拂曉，共產黨從城東城南兩面攻進太原城裏。式之知道大勢已去，無法挽回，決心以死殉城，以死報國。先殺死子女，然後指揮警察協同部隊，進行慘烈無比的巷戰。一千多名警察

，經過五小時逐街逐屋抵抗，剩下不到一百人。最後退到柳巷北口，依靠堅固的碉樓再戰。他的家就在柳巷附近，回家換上新衣，和他的愛妻史愛英拜過祖宗，相對而泣，預備相偕成仁。他要愛妻相背而立，史愛英女士不肯，他說：「隨同丈夫爲國盡忠，有甚麼可怕？夫妻相對而死，不比背立好些嗎？式之！勇敢些！動手吧！」

師式之一槍擊斃愛妻，然後槍口對準他自己的太陽穴，手掀槍機，結束了人生的全部旅程。俗話說：「慷慨成仁易，從容就義難。」師式之從從容容和愛妻同時成仁就義，真够得上壯烈慷慨。

自從七七抗戰開始，到三十八年大陸沉入鐵幕，十二年間，一位警察局長能够與城共存亡，全家殉城，全家成仁的，也祇有師式之局長一個人。人終有一死，式之的死，真是重於泰山了。當此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二十二週年，懷念化之，師式之，徐子正和死難諸先烈，對他們動天地，泣鬼神，從容就義，壯烈成仁的犧牲精神，致最崇高的敬意。他們的正氣，將永留人間；他們的精神，雖死猶生。

訂閱中外雜誌請利用郵政劃
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或撥電
話七七二四八〇號立即寄書